憶良師益友—蕭飛賓教授

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李國賓

蕭師母(曾惠美女士)於今早打電話詢問我是否能撰寫一短文紀念蕭飛賓老師，我立即提筆疾書。但礙於筆拙，僅能簡短回憶我與蕭老師在過去 13 年之互動情景。提筆之際種種回憶宛如昨日仍歷歷在目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我第一次遇見蕭老師是在 1997 年夏天，蕭老師當時擔任國科會航太學門召集人，與學門承辦人葉至誠先生(目前擔任科技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)一同至美國訪問各大學及航太相關研究機構。我那時在UCLA 何志明院士門下攻讀Ph.D.學位，研究課題為利用微型致動器及微型感測器進行飛行器(三角翼飛機)之飛航控制，因此何院士引薦我認識蕭老師與葉先生，我並負責接送機及洛杉磯當地之交通往返事宜。蕭老師亦為何院士在南加大之學生，算是我的同門師兄，因此相處上格外親切；蕭老師為人沒有架子，對於國內學術現況亦有深入了解，在知道我有心學成回國服務後，即主動為我牽線，並鼓勵我以成功大學為第一目標。我在 1998 年 3 月畢業後即寄出三封申請信，分別申請成大機械系、成大航太系及成大工程科學系。蕭老師居中奔走、大力推薦，最後終於順利在成大工程科學系取得教職，開始在成大長達 12 年半之教學研究生涯。

蕭老師當初其實是希望我加入成大航太系或機械系，他告訴我必須在規模大的系所才有足夠大的學術舞台發揮。但最後因本人之資質未達標準，仍未獲兩系青睞；我仍記得蕭老師親自從台灣打電話至美國給我，對於最後結果不如預期而深感抱歉。由此可見蕭老師對於提拔後輩不遺餘力，儘管我們僅簡短相處數日，但他仍盡力協助。日後證實我較適合”小而美”之系所，但我對蕭老師心懷感激。

1998 年夏天我返回成大服務，蕭老師即與我深談詢問是否有學術合作之可能性，經由近 2 年的努力，我們共同發表了一篇 SCI 期刊論文，亦將結果申請一項專利，並在 3 年後順利獲得核准，這是我第一篇亦是最後一篇與蕭老師共同發表之論文。原因是我的研究興趣已由航太移至生醫領域，但我仍深深感謝蕭老師在這段時間之協助。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待人謙和之態度及學術上之自信展現。他曾說過:「待人接物上應持謙虛之態度，但學術研究上則應有當仁不讓之自信」，我深深認同他的想法，之後學術生涯上亦以此自勉。

蕭老師因學而優則仕，曾先後擔任成大工學院副院長及成大奈微米研究中心主任，因此我們日後有更多之互動。有一回我僥倖獲得成大工學院研究優良教授，蕭老師在第一時間致電恭賀，他特別提及「成大之獎項大多需要論資排輩，但這是第一次助理教授以及明顯差距獲得大部分委員之青睞，而擊敗所有資深教授」，我心裡明白若非有蕭老師之仗義直言，此事豈能輕易成真?對於他的默默協助我更是點滴在心頭。

後來蕭老師擔任微奈米中心主任，我亦協助擔任一年之技術技術組組長；但

後來因身體不堪負荷及個人研究需求加重，我毅然向接手之洪敏雄主任推掉此職，蕭老師亦致電詢問細節，並予以諒解及鼓勵。

在成大 12 年半期間，我因為研究興趣改變因而在研究課題上與蕭老師互動不多，但在校園內卻經常有機會碰面，因而維持某種程度之熱絡互動；在 2012 年 8 月我考慮在半年後（2013 年 2 月）離開成大，在第一時間我即致電蕭老師告知我的決定，並尋求他的意見。那時蕭老師已生病一段時間並多次進出醫院，但他仍與我見面並試圖說服我留下。最後在我解釋是為了照顧父母之人道因素下，他亦終能支持我的無奈決定。

之後我們在高鐵上碰面幾回，蕭老師告訴我他正在嘗試新的治療方法，並正執行大型研究計畫。在他講述研究細節時，我宛如看到 10 多年前我們第一次碰面時他眼中泛出之光采。

我在今年 1 月底在美國開會時收到何院士的 Email，告知蕭老師已再度住院療養，我在回國後即設法聯絡蕭師母，希望能親自至台南探望！但在 2 月 14 日我在高鐵(往台南路上)接到蕭師母的電話告知蕭老師已於凌晨過世，對於無法見上蕭老師最後一面始終深感遺憾。2 月 14 日我與蕭老師之摯愛家人共同為他念經入殮，似乎感覺台南的天空亦有深深悲傷之氣息！

蕭老師，您是我生命中之良師益友，我深信您的精神將深深影響您的學生及朋友- 哲人雖遠離，精神永常存。